



夷堅志丁集下

宋 鄱陽 洪邁

長樂鄆
洪邁西
語苑志

成都趙郡王

青唐羌唘氏之孫隴稜崇寧中歸京師賜姓名曰趙懷德拜節度使封安化郡王其孫襲爵後入蜀常為成都路兵馬鈐轄天資桀橫占大慈寺四講院屋宇併居之歷年既多殊為一邦患苦寺內保福禪院西堂僧智則嘗住持合州釣魚山道行清高獨與之厚善無日不往來人莫知其所以契合也有游士妙於

命術談人死生禍福若神謂趙君九月生日後必死時方仲春趙恐甚邀智則語其故禱之曰師外方尊宿視寂滅如夢覺能代我一死乎則笑曰何足爲難但吾却有所請能相聽則可耳趙問欲何言曰郡王久據四院殿堂像設日就隳頽講席由茲殆廢吾實弗思儻能卜從外第而還以畀羣僧吾死雖不惜趙許諾卽日於城外山東郭建宅而捨其故居後七日四院僧輩集闔府緇流嚴備香火迎則公齋於水陸院食訖陞座舉揚般若具道所以代死之意覺然而

化趙爲主喪事素服奉龕焚于大智寺塔下是歲趙無恙明年曹庭堅待制帥蜀趙貴倨自若肩輿騶呵徑造廳事曹怒曰鈐轄於制置使省階級安得犯軍禮立命武宰擒赴直司旋荷繫于獄揭榜求其宿愆不數日士民交訟紛紛得其自直兵前後死亡者四百輩悉不落籍而冒請糧帛遂併捕其二子鞫實計贓不貲父子皆斃於獄戶距智則之死才一年饒州安國長老了祥者蓋嘉州人也談此異予謂死而可代則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行之久矣趙君與智則之

事豈其然乎

劉改之教授

劉過字改之襄陽人雖爲書生而貨產贍足得一妾愛之甚淳熙甲午預秋薦將赴省試臨岐眷戀不忍行在道賦水仙子一詞每夜飲旅舍輒使隨直小僕歌之其語曰宿酒醺醺猶自醉回顧頭來三十里馬兒只管去如飛騎一會行一會斷送殺人山共水是則青衫深可喜不道恩情拚得未雪迷前路小橋橫住底是去底是思量我了思量你其詞鄙淺不工姑

以寫意而已到建昌游麻姑山薄暮獨酌屢歌此詞思想之極至於墮淚二更後一美女忽來前執拍板曰願唱一曲勸酒卽歌曰別酒未斟心先醉忍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勒馬到皇都三題盡當際會穩跳龍門三級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審君侯知得未蔡邕博識爨桐聲君背負只此是酒滿金杯來勸你蓋廢和元韻劉以龍門之句喜甚卽令再誦書之於紙與之歡接但不曉蔡邕背負之意固畱伴寢始問爲何人曰我本麻姑上仙之妹緣度王方平蔡經不切謫

居此山久不得回玉京恰聞君新製雅麗勉趁韻自
媒從此願陪後乘劉猶以辭卻之然深於情長塗而
遠客不能自制遂與之偕東而令乘小轎相望於百
步間迨入都城僦委巷密室同處果擢第調荆門教
授以歸過臨江因游闔車山道士熊若水修謁謂之
曰欲有所言得乎劉曰何不可者熊曰吾善符籙竊
疑隨車娘子恐非人也不審於何地得之劉具以告
曰是矣是矣侯茲夕與並枕時吾於門外作法行持
呼教授緊抱同衾人切勿令窺佚劉如所戒喚僕秉

燭排闥入正擁一琴頓悟昔日蔡邕之語堅縛寘于
傍及行親自挈持眠食不捨及經麻姑訪諸道流乃
云頃有趙知軍攜古琴過此寶惜甚至因搏拊之際
誤觸墮砌下石上損破不可治乃埋之官廳西偏斯
其物也遂發瘞視之匣空矣劉舉琴置匣命道衆焚
香誦經咒泣而焚之且作小詩述懷予案劉當在詹
駉榜中而登科記不載

烏江魏宰

烏江縣後有狐狸洞時出爲小妖淳熙四年魏昌賢

作宰因坐廳事家人於簾幙內遙望見美女在其側以告魏妻時官妓王道奴以色稱頗蒙邑僚顧眄妻不復審其實呼之入宅痛加杖笞明日自往幙內所覩如初但不能辨其容狀又呼道奴則正病創困臥始知其非疑洞狐爲厲以語魏魏往後園於竹林中得土穴穴口才徑尺許而陰沉暗塞深不可計於是集道流設醮祛逐輦瓦石謹築之凡用工力經日乃填平自後安貼不復見

南陵仙隱客

濠梁士人林森字秀實攻苦讀書汲汲以功名爲念惡城市喧雜于村野營一室每夕修業至三鼓忽窗下有人聽其音則女子也呼曰功名富貴真難致讀書中夜何曾睡時月色明潔傍無僮奴知其爲異叱之曰汝何鬼耶故以半夜來相戲侮笑曰我乃南陵仙隱客吾父令我爲君婦森望其容儀甚美啟戶納之而出語詈責女曰無用生疑心我只是南陵王知縣女先人已沒有遺文在此嘉君苦學思奮故命我嫁君吾家更無他人至於以室女之身自媒自獻用

是不欲白晝來因出一紙書示森意其父手澤也森年少介處喜於得配遂畱與其寢至旦而去自是不間朝暮或經月不窺外庭森如醉夢迷罔了不復究其所屆往來踰年生一子森因抱拊嬰孩謂女曰我既爲汝家壻而不一到汝居宅於心常不安盍偕往乎女不可森始疑焉自念昔聞盧充幽婚得無近似卽訪於近鄰問王知縣宅安在皆曰不在此惟有女葬于南岡上今二十年矣森抗其人同詣墓次見一竅如鼠穴穿徹于中懼而歸舍女正臥床上憾之森

具以所見扣之默無一語若有愧容挾兒徑出森買酒奠其墓且以石窒穴泣別去明日還城中自爾絕

跡

右三事皆永豐士人徐有光說

永康太守

永康軍崇德廟乃灌口神祠爵封至八封字王置監廟

官視五岳蜀人事之甚謹每時節獻享及因事有所者無論貧富必宰羊一歲至烹四萬口一羊過城則納稅錢五百率歲終可得錢二萬千爲公家無窮利當神之生日郡人醵迎盡敬官僚有位下逮吏民無

不瞻謁慶元元年漢嘉楊光爲軍守獨不肯出其人
素剛介不信異端幕府勸其一行拒不聽而置酒宴
客是夜火作於堂延燒不可救軍治爲之一空數日
後其家遣僕來言所居亦有焚如之厄正與同時楊
始悔懼知爲掇神怒譴然無及矣

成都鬼哭

紹熙三年四月成都府午門外初夜有鬼哭久之悲
哀鬱蓄若數十人聲遠近皆聞之深以爲怪至六月
有瀘卒之變捕作亂者戮之於所哭之處蓋禍福吉

凶之兆神明旣先知之雖欲幸脫不可也

右二事子翼說

施德遠夢

施德遠湖州人參知政事大任鉅姪孫也乾道五年

赴省試正月一日夢參政公來語之曰汝今年與我
同歲覺而恍然參政生於元祐壬申是時七十八矣
殊不曉其意試罷入太學見同舍生問一士曰尊丈
年今幾曰七十德遠憶向所夢漫言之同舍喜曰君
必登科七十八者過省也未幾果奏名鄭橋榜第三
甲及第

順伯說

夷堅文丁卷第七十三事
張元善水厄

處州並海雖旁流支港皆深濶往來舟船常有驚濤駭浪之害村岸有老叟夢一士人在水中抱青龍長文餘且甚懼臨門呼曰厚報叟曰此不難也引手撥龍龍去士得登岸覺而異焉以語其子明日正午颶風大作暴潮如山而至一小舟碎於波間有人溺水持大青竹竿連呼救人叟出觀之宛如夢所見者急棹漁船往拯之已昏昏不能言叟喚童兒策掖以歸寘於室爲燃火燎衣具飲食良久乃蘇云吾爲張體

仁建州浦城人也因適永嘉經由不虞遭此變非叟仁心則已葬魚腹矣畱旬日乃能復常拜謝而去叟亦不以所夢告張後登第仕宦通顯遣人訪叟家致錢帛爲貺旋復本姓曰詹仍字元善位九卿帥閩部前程固未艾也

四祖塔

蘄州四祖山塔遭兵火蕪盡寺僧卽其處僅成矮屋三間以安佛像士大夫至黃梅者必迂塗往觀然多爲蔭翳四合或蔽像不得見鄱陽張璠壽明通判郡事

因適野視草就宿寺側明旦偕長老宗紹登塔基至
猶濃雲密霧已乃開霽稍瞻睇髣髴宗紹言嘗掘基
下得石碣蓋郭璞地記云候塔壞日當有姓張人來
而塔後成今日符此讖矣張大嗟異曰若爾當試爲
圖之迨還城以事告人無有不樂施者不浹旬集錢
數百萬纔半歲訖功初肇役時役者持鋤發地且數
尺見一僧瞋目跌坐指甲繞出于背且纏其軀監寺
僧以告紹叱之曰何故師多鬼亂無得復語遂輦土
掩之旣而塔成釋徒服紹之識量以爲不可及壽明

子振之親見其事予謂郭景純在江南時禪法未入
中國何由先爲四祖立記疑亦知數者托其名云

金郎中

金君卿丙志載其娶妻事金未登科時讀書於浮梁
山間中夜未寢聞戶外人行雜沓語聲嘈嘈出視之
月色滿庭略無所覩良久又聞復來有一人低語曰
郎中未睡莫要高聲已而寂然明日詢之乃鄰近民
家設水陸供也時方承平崇尙官爵仕至正郎爲五
品金甚喜曰鬼神告我矣仕官未艾一第不足得也

未幾策高科歷郡守部使者積代至度支郎中當路
多知己自講謂已攀侍從然竟不復進步而終度支郎
中今之朝散大夫也四十年前已有定分其可妄意
干進乎

信州鹿鳴宴

紹熙三年秋信州解試揭榜畢當作鹿鳴宴以享隨
計之士郡守王道夫擇用九月二十九日開筵諸邑
士子先期皆至貴溪余秀才以二十六夜夢人告曰
聞君來赴鹿鳴宴此事已不成諸人皆去了君宜早

歸余寤而不樂以爲功名之會必無濟理或恐有家
門禍故深憂之明日市中大火延燒民舍數自午
至中夜乃止煨燼之餘公私愁窘平治煤炮經日未
能竟遂罷此燕但致釀酒以贖行時大兒通判州事
張振之監贍軍酒庫

張方兩家酒

浮梁人張世寧淳熙癸卯暮冬之月釀白酒五斗欲
趁新春沽賣除夕酒成既筯取之矣復汲水拌糟于
甕規以飼猪後二日入其室聞芬香撲鼻試甕內則

又成美醞清辣反勝于前亦取之仍實以水至三日復得酒如初鄰里傳詫或以爲挾幻術與之爭辯終不信乃邀至釀處始驗其不誣出語相賀謂張氏爲神所祐從此將興及日盱再往視悉爲水矣又西鄉冷水村細民方九家造斗酒實實鑿於床側隱處俄而取之不竭如是十餘歲日日獲錢了無勞費賴以贍給數口殊不知其所以然後爲長子娶婦經旬時偶客來令婦取酒婦以鑿在暗處挈之出見一小蛇繞結于傍蛇望人至卽逸去自是鑿一空今方九已亡

獨子孫在而窮困不復可濟矣

餘干譚家蠶

餘干潤陂民譚曾二家每歲育蠶百箔紹熙元年四月其妻夜起餵葉忽見箔內一蠶長大與他異幾至數倍而逐節爲一色青紅黑白皎然不雜當中如黃金透徹腹背妻知爲佳祥取香合捧承別判細葉鋪藉真諸佛堂旦起揭視則已生兩耳明日又生尾俄而衆足皆隱徐生四足能立全如馬形時時勃跳作戲凡七十晝馬不見但得小佛像似入定觀音蒙頭

跌坐外間傳說來瞻覩者駢肩疊迹譚氏畏有他變
乃併合瘞之于桑下是歲所得絲絮倍於常年至於
小蠶寒蠶亦皆遂意二年三年皆然及四年癸丑春
夏所育猶昔了無一繭成就甲寅乙卯歲亦如之其
村鄰有以女爲張思順婢說此事蓋親見之

靈山水精

水精出於信州靈山之下唯以大爲貴及其中現花
竹象者朱秀才家在彼舊頗贍足十餘年來浸浸衰
落嘗因寒食拜掃先墓小民百十爲羣入山尋采水

精且鬪百草爲戲朱獨行院落間忽見一石塊光輝
射人就視之眞寶石也高闊如大甕喜甚懼爲衆所
見取亂葉蔽之旣還舍呼某田僕二十輩乘夜舁歸
已而市僧皆傳聞相率來觀共酬價六千貫朱猶未
允臨安內苑匠聞之請于院璫求假至信視已立價
復增三千貫朱付之賴以小康麗水人盛庶字復之
曾仕於信得二片高四寸許闊稱之中有青葉成行
全如萱芽初抽之狀盛君寶藏之遇好事君子乃始
出示

右二事皆張思順說

郭教授

成都郭某

不欲名

監興州大軍倉與戎帥吳挺少保厚

善嘗有軍中駛卒因請月糧以語言忤郭郭訴於吳
吳殺之郭後鎖廳登紹熙癸丑第調興元府教授未
及赴同郡王翊主簿同年生也夢爲數吏追逮趣其
行甚遽翊知爲寘司不肯前進禱之曰有母年老不
審何罪願使者明以相告然後承命其人云照興州
承局事翊曰翊以寒士得一官生平不曾到關外所
謂承局者無由相識今所對果何事耶諸人更相驚

顧曰且仔細且仔細一人云幾乎錯了卽捨去翊覺
惘然莫測又數日聞郭君妯始訪得興州本末乃與
人言

馮資州壻

蜀人馮于春爲資州守其壻從之官嘗須公使銀盆
老兵持以入壻匿之而稱失去且語馮云未嘗用馮
以爲兵所竊寘諸獄兵衰老不能堪訊鞫遂自誣伏
索其物則云久已轉鬻了旣論罪決杖且責償元直
兵不勝冤憤且具狀訴東岳行宮泣拜而焚之仍錄

一紙繫腰間乃自經於廟門之外馮受代復知果州
忽見此兵正晝在側愕然曰汝死已一年如何到此
對曰銀盆事某陳訴於獄帝令來追知府女壻對理
馮驚懾之次俄失所在其壻卽若中惡當日死馮後
七日亦卒鳳州通判郭公遂以慶元乙卯部潼川過
鄂州與孫伋相遇說此

蕪湖龍祠

紹熙五年春江西安撫司將官林應趾部豫章米綱
往金陵抵蕪湖內一舟最大所載千斛中夜忽漏作

水入如涌舟中之人惶窘無計林具衣冠謁龍祠拜
禱曰應趾以貧爲此役今若是將大有損失何力以
償勢須徙出又非倉卒盡可辦舟有七倉輒用甲乙
次敘書七闔以下所向願大神威靈曲垂昭告遂得
第三闔未及搬運而漏自止於是安寢至旦後三日
晚至采石舟復漏乃集綱衆如神告之證空第三倉
見底板正脫一節一小魚當漏處帖帖如遮護然已
腐矣蓋前者漏止正以魚故神之賜祐大矣哉

右三事俱
于中說

丁湜科名

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徙居建安貲產豪盛子弟中名
湜者少年俊爽負才氣特酷嗜賭博雖常獲勝然隨
手蕩析於狎游厥父屢訓責之殊無悛心父怒囚縛
空室絕其飲饌饑困瀕死家老嫗憐之破壁使之竄
父喜其去亦不問但謂其必擠隕溝壑湜假貸族黨
得旅費徑入京師補試太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省
奏名相國寺一相工以技顯其肆如市大抵多舉子
詢扣得失湜往訪之工曰君氣色極佳吾閱人多矣
無如君相便當巍峩擢第卽大書紙粘於壁云今歲

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所好固如昔時同榜有兩
蜀士皆多貲亦好博湜宛轉鉤致延之酒樓上仍令
僕攜博具立于側蜀士見之而笑遂戲於小閣始約
以萬錢爲率戰酣志猛各不能中止累而上之湜於
此藝得奇法是日所贏六百萬如數算取以歸邸又
兩日復至相工肆工驚曰君今日氣色大非前比魁
選豈復敢望誤我術矣湜請其說工曰相人先觀天
庭須黃明澤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善爲
牟利之舉以負神明哉湜竦然具以實告曰然則悉

以反之可乎工曰既已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過
尙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求蜀士還其所得
迨庭策唱名徐鐸首冠湜爲第六云其姪孫德興尉

先民說

夷堅文丁卷第八十四事
趙三翁

趙三翁者名進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鎮人本黃河埽
兵避役亡命遇孫思邈於棗林授以道要久之孫捨
去令只去縣境淳澤村曰切勿離此非天子詔不可
往俟我再來與汝同歸宣和壬寅歲年一百八矣果

被召見館于葆真宮頃之丐歸詔問所欲對曰臣本
隸兵籍未有放停公憑願得給賜它無所欲也卽日
有旨開封尹盛章給與之遂放浪自如於技術無所
不通能役使鬼神知未來事爲人嘯呵按摩疾痛立
愈保義郎頓公苦冷疾二年至於骨立一日正灼艾
而翁來詢其病源頓以實告翁令撤去時方盛暑俾
就屋開三天窗於日光下射使頓仰臥揉艾遍鋪腹
上約十數斤乘日光炙之移時熱透臍腹不可忍俄
腹中雷鳴下泄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爲之

如是一月疾良已仍令滿百二十日自是宿疴如洗壯健似少年時翁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又不審虛實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且久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但五六七月爲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灰火慢熨之以聞濃艾氣爲度亦其次也其術出奇而中理皆類此密縣墮門山道友席洞雲因往獨紇嶺瀑水渾側登翫慕其清峭高爽卽築室以居旣而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謁翁告以

故翁曰得無居五箭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獨不聞五箭者敢問何謂也翁曰峯顛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灘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燥斥岸砂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陽蟲毒蟻聚散若壞壤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巘峻嶸巖銳峯峭岫拔刃攢鏗聳齒露骨狀如浮圖者名石箭長林古木茂越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蕭冽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

不可用在回環紆抱氣象明窳形勢寬閑壤肥土沃
泉甘石清乃爲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
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敬稟其教居止遂
寧翁亦不知所終峯山張儔朋父爲作記而郭象伯
象得其文載於睽車志末予欲廣其傳復志於此

建昌士人

建昌士人

失其名姓

往臨安赴省試夢入一神祠值到判

官捧大簿案上欲登殿有餅貯水誤觸之落地其聲
鏗然卽驚覺謂非佳兆意絕不懌旣而春榜預選登

高科注樂平主簿乃悟捧簿及餅落之旨

潭州都監

潭州兵馬都監某出於天武禁衛離兵籍得官旣滿
秩府帥使押米萬石至鄂渚因挈家好道過青草洞
庭湖泊舟龍廟下當具牲牢禮謁其人素倔强且憚
費薦俱菲薄祝史白曰神靈意頗不懌宜每事加謹
某殊不謂然夏夜明月坐於船艙上望大金沙堆光
如撒星煜煜聚散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舟人曰此
諸神皆出戲遊也其人笑曰是乃鬼火耳何神之爲

取彈弓射之蓋夙精此技百發百中才一彈落光彩
霍然而滅舟人竊以爲憂明日詣廟審視則風神土
偶捨故處偏側而立遍體有拆裂紋昨夕彈圓正在
袋中以告都監使謝過某但再拜而退至暮風敗其
一舟失米數百斛二年俸餘僅能償值慢神獲咎如
此心雖震怖幸不葬魚腹而大抵鬼神多畏彈也景
裴聞其說於錢不孤而忘都監姓名

范斗南妾

范斗南字一卿甌寧人淳熙二年登第待次某州教

授買一妾寵之而內子游氏不容乃詐語之曰明年
我將赴官道途行李之費貧無以及今浦城趙氏遣
僕持書欲月與錢三十千而邀我作館客不可失於
是挈妾行既抵彼邑境得村墟山寺一僧房稍葺以
爲寓舍臨遷居妾至戶外彷徨不肯進扣其何所見
曰房中有人我不敢入范曰此空房爾何曾有人汝
得非眼花妄發耶強之入未幾妾竟抱疾亡迨撤去
床帳其後壁畫已古暗隱隱見青帳中一婦人覆錦
纈衾而臥者正與妾寢同乃審向來所覩蓋此也范

鬱快不樂遂爲痰嘔所苦勢且危急友人賈正同來問疾言曰此去三里前村有漁翁蓄藥能起死但慮未必可得須禱之於神天可也於是爲焚香仰祝曰若范斗南前程未艾願獲漁翁之藥如其不然則天數有限非人力所能延敢不委命遂往訪之適遇此翁告以故翁曰藥甚難合不常有今早笥中尙存一粒爲入取其半卽以所餘者授之使亟服賈攜歸煎湯餌范痰去如掃次日愈賈生能文慷慨佳士也故爲朋友篤於義如此鄱陽張玘董南一與范爲同年

進士乃云魏范告急言挾妾在旅而妻從鄉來其事不同

陳堯咨夢

建寧城東梨嶽廟所事神唐刺史李頻也靈異昭格每當科舉歲士人禱祈赴之如織至畱宿于廟中以求夢無不驗者浦城縣去城二百里邑士陳堯咨苦貧憚費不能應詔乃言曰惟至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此中自有護學祠吾本今但齋香紙謁之當獲不應是夕宿于齋夢一獨脚鬼跳躍數四且行且歌曰有

官便有妻有妻便有妻錢有錢便有田堯咨既覺遍告朋友決意入城其事喧播於鄉間或傳以爲戲笑秋闈揭榜果預選一舉登科

龍溪縣崇

翁德廣字衆實建安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後知漳州龍溪縣官舍素多崇翁至之明年次女方攬鏡間見黃衣婦人立於側恍惚如夢認爲父侍妾呼之至三弗應俄而又有一婦入久而不出女未知爲異也翁從外歸喚家妾了不見但聞喧呶聲在室內遽往

視之女已嘔血而死耳鼻皆爲泥所窒力挽之使起竟不救

劉監丞

劉大臨以紹熙五年自將作丞出補外得添差通判建康府以贅員無官舍假楊和王宅以居未幾爲崇寧所撓雖無鬼物現形而室內八籠一日正晝出行於堂如人所夾持者劉知其怪白於府徙寓它處既而妻亡次年又坐秋闈監試爲同寮王萬樞二子所累罷官歸

王甌工虱異

處州松陽民王六八以箍縛盆甌爲業因至縉雲爲周氏葺甌方施工而腰間甚痒捫一虱戲鑽甌成竅納虱于中剡木塞之而去經一歲又如縉雲周氏復使理故甌忽憶前所戲開竅視之虱不死蠕蠕而動王匠怪之拈寘掌內祝之曰爾饑餓多時如今與爾一飽虱遽嚙掌心血微出痒不可耐抓之成癰久而攻透手背無藥能療遂至於死

王七六僧伽

麗水商人王七六每以布帛販貨於衢婺間紹熙四年至衢州詣市馭趙十三家所齎直三百千趙盡侵用之王久畱索償不可得時時忿罵趙但吳詞遷延一夕醉以酒與妻扼其喉殺之納尸于篋內王當日奉事僧伽大聖甚謹雖出行亦以畫像自隨旦暮香火瞻敬趙恐遺物招累捲像軸并淨餅香爐併寘篋內俟半夜人定欲投諸深淵將出戶有僧數人繼踵來懼其見也爲之少止良久再出則遇僧如初凡五六返天且明不暇顧徑昇至江濱鄰居屠者姜一訝

其荒擾執趙手欲就視不能隱乃告以實賂以五褚券姜不聽曰我當訴爾于官趙夫婦哀祈復增十券姜喜乃捨去是日不買猪卽歸而持券易錢其妻疑之曰汝無事早歸不做經紀何緣得有錢定是做賊姜語之故妻曰事干人命萬一敗露打一場官司不小汝若入獄我一家如何存活合經官告首姜遲迴未應妻厲聲叫呼於是往報津邏擁王尸於水中其像卷傍題字曰處州麗水縣奉佛弟子王某捨錢畫西安縣遣牒質會得實趙伏辜始驗諸僧示現皆僧伽靈變所格然不若救其死也

西湖判官

侍衛步司右軍第三將狄訓練以紹熙三年二月六日部諸寨兵五更入受俸至前湖門外坐胡床以候啟閉覺有堅物觸其足取燭照視則一巨鱗長三尺形模怪醜命從卒執縛送于家復坐假寐夢一人長鬚容貌古惡著淡綠袍軟幘黑鞵繫烏犀帶持手板揖曰某乃西湖判官因出戲于綠野蒙君虐執慮必遭鼎烹之害願急馳一使往告俾全餘生當謀厚報

脫或不免在微命固不足恤正恐爲門下之禍非細事也狄寤而門已啟衆以次入城未暇問及事畢奔馬歸舍諸子已烹鱉分食詫其甘鮮獨妻未下箸狄話所夢使勿食未幾五子相繼病死唯狄與妻存

周氏買花

臨安豐樂橋側開機坊周五家有女頗美姿容嘗聞市外賣花聲出戶視之花鮮妍豔麗非常時所見者比乃多與直悉買之遍插于房櫳間往來諦翫目不暫釋自是若有所迷晝眠則終日不寤夜坐則達旦

忘寢每到晚必洗粧再飾更衣一新中夜昵昵如與人語父母以爲憂密邀行法者至女略不動色殊無懼意有鸞麤人羽三者居候潮門外周邂逅相遇羽問之曰或言君家有祟不可治信乎周曰然吾甚苦之無以禦也因道其故羽曰此猫魘也明日當奉爲行誅至期周備酒殽香楮延致羽布氣步罡少時女已振恐羽運法劒斬其首女不覺而入房熟睡數刻起神宇豁然問其向日所見女曰纔黃昏後一少年狀貌奇偉著裘乘馬而來兩絳蠟導前笙簫隨後凡

飲食所須應聲卽辦謳吟笑語與人不殊今絕矣經數旬女感疾苦妖娠者復召羽書符使吞之自是一切復常

陶太尉廟

南康陶太尉廟蓋晉大將軍侃也夙著靈威土人事之甚謹自紹興以來頗不逮前香火浸以衰落棟宇頽仆行客過者未嘗展敬牲酒幾於絕跡淳熙初村民童八八者素豪黷橫肆遂毀廟以廣其居而於屋之隅立小堂聊復寓祀俄而妾病詣巫者卜之巫曰

犯陶太尉之子小將軍所以致禍童生曰陶太尉之神歇矣况其子乎巫曰陶公罹三紀空亡故寂寂如此今猶有半紀之年過是當復興汝無以家致禍童乃止其後靈應果倍昔時

仇邦俊家

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鄱陽城隍王誕辰士女多集廟下奠獻命道士設醮推客將仇邦俊主其事仇妻在家因如廁遇婦人麗容盛飾從後戶踰藩而入駭爲怪奔歸房婦人躡踵亦來歛袂對坐妻已昏迷

猶能遣厥子從夫歸仇以祀事未訖抵暮乃至指空
詬逐遂寂無所見明日仇詣府婦復出又有僕妾三
人從于後叫譟跳躍取堂中什器拋擲碎毀妻自此
感疾恍惚謔語如鬼物附着之狀越三日而死既葬
怪異如初仇病暴作與妻無異數日亦死

右六事宋
從龍說

夷堅

卷第九十一事

戚彥廣女

戚彥廣者本霸州寨兵家子至彥廣粗讀書尤邃法
律捨父祖故步務農殖貨居于文安之東野嘗省所
親於濱州蒲臺丁河上畱頗久其長女蘇娘小疾在

家廣忽見數人捧掖一妹入戶拜于前乃蘇娘也問
其何以來曰得爹書說抱病困重母憂惱不可言諸
兄弟都不肯來使我省視廣曰我原不病何曾發書
歸女探懷取示果手筆也廣絕以爲異置女房內別
設榻迨旦榻空無人廣益驚懼卽日兼程還舍女正
慙慙臥未起扣以曩事則了未知自是門中多怪女
若爲妖物所憑或盛服豔裝或高談濶論或狂吟嘯
歌廣呼里巫范道欽備酒饌禳謝女欣然而出與范
對席笑語自如范度非已所能治請設醮筵以禱道

士至方執爐行道青詞簡錄皆遭竊去衆慙懼而散
荏苒歲餘廣爲人頗剛直置不問廿回女復塗澤易
衣坐堂上召廣告之曰君識我乎我本海神侍妾獲
罪王妃屢遭鞭撻所以隱身於君家此間怒已息命
我來歸溷君家許時從此話別他日當致微報矣言
訖一揖如房女恍如夢驚覺故疾亦愈後數年以事
到海濱遇婦人稱神之妾以銀百兩爲贈

陳靖寶

紹熙甲子歲河南邳徐間多有妖民以左道惑衆而

陳靖寶者爲之魁傑官立賞格捕之甚峻下邳樵夫
蔡五采薪於野勞悴饑困衣食不能自給嘗歎喟於
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有官有錢便做一個快活漢
如今存濟不得奈何念念弗已逢一白衣人荷擔上
繫葦席從後呼曰蔡五汝識彼人否答曰不識白衣
曰汝不識如何捉得他我却識之又知在一處恨獨
力不能勝耳蔡大驚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于破
垣之側促坐共議所以躡捕之策斯須起便於路東
回顧蔡厲聲一喝蔡爲席載起騰入雲霄遡空而飛

直去八百里墮于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疑爲巨妖
命武士執縛荷械獄犴窮詰所由蔡不知置辭但言
正在下邳村下砍柴不覺身已忽然飛來實是枉苦
府移文下邳卽其居訪逮鄰左驗爲平民始獲免而
靖寶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鹽城周氏女

鹽城民周六居射陽湖之陰地名朦朧左右前後皆
沮洳藪澤無田可耕且爲人鬪茸不自振拔唯芟刈
蘆葦織席爲生一女年十七八略不識針線之事但

能助父編葦而已以神堰漁者劉五爲其子娶之不
能縫裳逐之歸父母俱亡無以餬口遂行丐于市來
從龍寓居堰側時呼入其家供薪水之役久而欲爲
擇配楚士吳公佐本富家子放肆落拓魄棄棄父而出游
至寄跡僧寺爲行者後還鄉里親族皆加厭疾郡庠
諸生容之齋舍因相與戲謀使迎周女爲婦假衣襦
具酒炙共僦茅舍一間擇日聘取儕輩悉集姑以成
一笑意吳生知爲丐者必將奔之已而相得甚驩偶
鈐轄葛旺之子富於貲財拉吳博塞吳僅有千錢連

擲獲勝通宵羸七百緡葛不能堪明日復戰浹辰之間所得又十倍吳由是啟質肆稱貸軍卒不數年例以萬計其父喚呼還家讀書益勤兩預貢籍周女開敏慧解婦功不學而能肌理豐麗頓然美好初里中有嚴老翁善士也善講解孝經又能說相見周於丐中語人曰此女骨頭裏貴果如其言向使在劉漁家時已如是則饑寒畢世矣

單志遠

單志遠河州人居通開之南世守農業家稍優贍志

遠淳古恬淡獨好長生之術每道流至無問善否一切延納金亮正隆中有邱德彰者自云春秋過七十本江南人而容儀伉爽纒如三四十許歲善談玄理行吐納之法單得之大喜過望遂以師禮敬事之有言必信一夕從容語曰人孰無道心大抵為嗜欲所敗今將求延生久視之理苟不先絕此段鮮有克終者單焚香再拜力請其要連宵斷固以乃授篋中丹藥使齋沐澄慮擇吉日服之僅月餘單精采摧憊陰囊蓄縮全若闡宦慾想未斷已無所能為以適我願崇信愈確

邱又戒使靜處一室無與外間相聞終日危坐非便
溺不窺戶邱出入自如浸浸用房中戰勝之技悅其
妻妾皆與淫通鄰里悉知之單殊弗悟既而挑妻妾
奔遁鄰人以告單單猶未信然告者至三四於是始
行追躡得於別村執詣郡杖殺之妻妾亦受刑單奔
之而爲山林之游莫知所屆

清風橋婦人

王耕字樂道宿預桃園人讀書不成流而爲駟僧諳
練世故且長於謀畫鄉人或有所款則就而取法頗

著信閭里間紹興之季僑居於山陽甲申秋敵再犯
邊避地丹陽北固山之後時淮民渡江者官司賑贍
之耕哀里中人姓名具陳於府暮冬旣望雪月交輝
耕聞雞鳴以爲天將曉急起著衣冠而出一僕徐徐
來至耕先行由利涉門東循河而西欲從清風橋去
甫及百步遇婦人攜青衣問曰天將曉乎曰然婦人
曰我與妯娌分析事伏狀詣府不知自甚路入城耕
曰吾恰欲偕行可也同塗及城未幾復遇數人中一
人服飾華楚餘秉火炬盡其僕也見耕與婦俱來罵

日汝是何等人半夜三更搨誘他家女子耕自辨其人益怒叱諸僕而執縛鞭之百數哀鳴乞命不肯捨正喧拏爭競耕僕始至連聲呼秀才耕應之羣怪皆不見繩索自解不復僅能趨府還舍惘然尙懷怖懼遭繫之處痛毒難忍踰月乃復常

淮陰張生妻

楚民張生居于淮陰磨盤之灣家啟酒肆頗爲贍足紹興辛巳冬北騎南下淮人率奔京口張素病足不能行漂注揚州已而海陵至張妻卓氏爲夷酋所掠

卽與之歡卓告之曰我之夫在城中蓄銀五錠必落他人手不若同往取之酋喜偕詣張處逼奪之張戟手恨罵酋益喜以爲卓慕已凡是行擄獲金珠盡委之相與如眞夫婦俄亮死軍回卓痛飲酋酒酒醉臥之拔刃刺其喉悉囊其物鞭馬復訪張張話前事責數欲行決絕卓出所攜付之曰當時不設此計渠必不肯信付我今日之獲乃實本於逼銀耳於是聞者交稱焉磨盤在縣北據淮泗之衝形如磨之圓轉因是得名漢韓信故墟也代生英豪雖婦人女子亦多

剛清立節徐仲居集載淮陰一婦之夫隕命盜手而婦弗知其後盜憑媒納幣聘爲室居三年生二子矣因乘舟過夫死處盜以爲相從久又有子必不恨我乃笑而告之以故婦勃然走投保伍擒盜赴官大慟語人曰妾少年嫁良人爲盜所殺又不幸失身爲此盜之妻其何以謝我良人兩雛皆賊種不可畱於人世俱擲諸洪波俟盜伏辜亦自沉而死此二女志義相望於百年間云

王直夫

兗州萊蕪人王直夫雖出於田家而賦性剛介不媚鬼神每妻子疾病但盡力醫療凡招巫禱禳皆不爲也黨友曲勉之則曰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吾平生立志不可易也金正隆元年之春杪變怪驟興正晝鬼見行於中庭窺戶嘯梁移床徙釜歌笑馳走百端千態舉室怖駭寢食不安直夫凝然不動呼長幼戒之曰無以異物致疑而畏之吾曹人也肖天地真形稟陰陽之正氣彼陰鬼耳烏能干陽汝輩宜安之勿過憂怯家人意小定一日端坐堂上見巨魅身長七尺

高冠大帶深衣朱履拱立於前直夫了不動色魅歛
袂言王翁真今日正人某等固已敬服猶色厲內在
故示怪以相撼而翁若不見不聞自是無敢循舊態
矣悚揖而沒

竇致遠

竇致遠者蔡州伏羌縣人所居曰甘谷堡以聚生童
自給爲人放曠不拘小節嘗從村墅還家行遇古寺
基下聞其上有人笑談升高以望見十餘輩衣冠形
貌若古之王侯傳觴縱飲竇失聲大呼俱亡所在遺

杯盤數器皆白角所作因取以歸併得古文書一冊
沿途展視益左道之術竇究心學之食息不置久之
盡驗能呼雲召雨意之所欲立致于前又素善卜筮
虜金正隆四年六月亢旱里人扣雨期應曰翌日當滂
沛矣至日火雲鑠空淨無陰翳父老交徧詰之竇曰
諸君速歸須臾雨必至衆旣去竇詣後圃井傍取桶
繩浸於水叩齒拋擲俄爲龍雷聲震轟而甘霖傾瀉
周匝二十里田苗勃興有惡子窺見其擲繩之幻告
于官縛入郡治郡守便釋縛以好語問之對曰致遠

窮書生也何能爲所學者則劇術耳守命面呈一技
乃解腰間勒帛寘地上一喝卽卓立奮登其顛歌舞
而下又解皂絲布地叱之呀然成鳥蟒庭下人怖畏
奔走竇曰無傷也蟒盤旋之際已生鱗甲鬚鬣霹靂
暴起化爲飛龍遽乘之而去自是無復可制但未嘗挾以害人
夷堅 鍾離翁詩 卷第十 故安居自若 以卷皆朱從龍說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而籍其家
得草書二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正如一劍
之狀蓋鍾離翁也其詞云露滴紅蘭玉滿畦閑拖象

履到峯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必身將稿木齊古塹
細香紅樹老半峯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桃花洞春
至桃花亦滿溪李粹伯跋之曰字畫放逸有翔龍舞
鳳之勢脫去尋常畦迳非得於心而應於手者不能
爾飄然神仙風度固有所本云真木藏於建康府治
府資 軍質庫絹素標飾處皆斷裂獨字畫不動景裴嘗見
之庚申歲者豈非藝祖創業建隆元年乎

潘元寧鼈夢

潘元寧者青田禾溪鄉人好賓客嗜食鼈凡溪潭之

側捕有得者必售之紹熙三年春漁者持一巨鼈來其重六斤潘見而喜卽欲烹食妻曰今日上七不應食此姑畱之以俟明日可也諸子以繩經其足牽曳爲戲抵暮墮溝中失所在經月餘妻夢一偉丈夫泣告曰向者將膏鼎獲賴娘子一言勸止但得苟延而不幸落溝渠內爲蟲蛆啞嚙一足幾斷與死爲鄰願賜終惠覺以語潘潘笑曰恍惚之夢何足信凌晨起思之正見前鼈跛曳于泥中取之出使僕放諸河夫婦皆夢來謝

櫻桃園法師

臨安殿前司前軍有亡卒將官侯彥出捕之經櫻桃園見一道士古貌長鬚戴七星黑冠披紫雲霞服立于道左彥過其傍道士怒目切齒作色而罵曰騃叵耐一箇健兒行動直得如此而大四體彥曰我自行過干汝何事其人又曰幾乎推倒我我是上清大洞法師知北極驅邪院事解擒捉天下鬼神如今朝廷官員都敬重我汝何得廝欺負兩人喧爭不已道士批彥頰彥不知端由未敢報但以手搦其腕道士不

能敵顧而言曰且捨汝去今夜三更後當使汝知我神通耳彥歸舍情思弗安半夜忽如中風者狂顛叫哭若爲鬼物所憑家人往挽救其力比常日十倍莫可近於是迎師巫考治皆不效奄奄百許日得五雷陳法師怪乃謝去所謂道士者蓋鬼也

李夢旦兄弟

饒州學生李夢旦家慶元元年五月日盡室病疫唯其弟夢說得免一門內外米鹽百役弟悉任之先是旦臥病雖劇然五日卽愈夢中見神人相與言夢說

亦合有五日後但是他若不安此家事無人掌管如何卽見傍一人云何教渠兄替神曰可便覺遍體大熱其病如初經四日夢中具狀告神祇乞免餘日恍若到中堂中堂者贛州門向廟也望廳上垂簾但聞其聲指揮從吏取狀俄聞怒罵曰藥都不喫却要免病旦以無藥告神云芍藥瀉心湯是已旦又言無之竟不爲判所陳狀才覺見弟在前煎藥問其名曰鄒醫送來者芍藥瀉心湯也喜其與夢合卽服之少頃復睡又夢作狀致前懇俄再到神所扣云服藥了未

答云服了神命一吏取罐子來教他吐及吐五臟皆
出復令納之然後取狀判其後曰李夢旦合代弟夢
說病五日今有狀乞免緣當職新交職事不知上件
因依今差張旺李德某某等四人須管照顧李夢旦
病限來日午間出汗仍將狀申前政須與別有黃牋
追四人者去且曰且畱看我曰不可已而復來云教
兩人主出涼汗兩人主出藥然明日午間未得五日
直是初更方可良久有著黃色羅背子者至云汝家
被瘟惱害我爲汝押赴鄆都了遂寤如期汗流匝身

登時輕安正九月中也蓋首尾歷百日云任鑄說

江友掃廟

鄆陽市人江友以傭力自給一生不娶妻老而強健
負擔不衰淳熙十六年正年八十始捨去故業捐身
爲中堂奴供掃灑事日飯於廟祝孫彥亨家夜則宿
廡下孫氏苦貧江之食或經日不繼紹熙四年十二
月十三日將晚遍掃地門戶未開遇一秀才與之相
問訊扣之曰翁今幾歲曰八十四歲矣其人云吾知
汝無飯喫無錢使當少濟汝卽呼其僕耳語俄頃米

一斛錢三貫在側江拜而起了不見人遽收錢米入室而復詣三神座前髣髴見一神起立繫腰條旋卽仍舊江每於深夜聞神王駕車出其導卒吆喝之聲全如帶鈴鶉鴿然廟外居者亦時或聞之鄰人嘗有所覩

平陽杜鵑花

王順伯爲溫州平陽尉嘗以九月詣村曠視旱田道間見有杜鵑花一本甚高開花正幾數朶色如渥丹照映人面皆頽訝其非時以詢土氓皆云此種只出

山谷一歲四番開花春秋爲盛順欲訪求小者竟不可得疑亦但有其一云子記說神仙傳所載潤州鶴林寺有此花高丈餘每春末花爛漫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共游樹下俗傳花神也是以人共保惜繁盛異於常花節度使周寶謂道人殷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而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中夜女子來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與道者共開之來日晨起花漸拆藥及九日爛漫如春

一城驚異然則杜鵑之秋華在於平陽固不假女仙及道人之力也

蜀獼猴皮

彭仲訥送其兄仲和往臨安置餞于鄱江之南天王寺見村民數十列坐廊下探籌相向若有所營就視之皆江岸漁人也問其所議何事曰有川客持一獼猴皮來售其價十三貫足我曹恰二十六人各出錢五百分買今將割裂以去彭曰一猴之直至微安得買皮而有此價漁人曰是川中猴皮以置鈎上用

鈎白魚百無一失一番入水則愈更緊潔久而不壞如無鄉土產者皮著水卽爛只堪三兩次用耳故不惜高價惟恐失之子仲子前歲自夷陵得一猴高二尺形狀猙醜可憎攜歸馬廐逾年而死馬卒剝其肉烹食漁者適過而見之謂峽蜀相連遠以五百錢買其皮去喜不可言蓋正濟所須且難值也

鄭道人

紹興二十年鄱陽有鄭道人不知從何來不肯入道堂日行丐於市夜則出宿於城北縣社壇內距郭門

七里四無人居社嘗以春社先期命吏理葺祠宇不克歸是夕峭寒見鄭拾枯枝亂葉然火於屋角若與人對語夜且半顧謂之曰向火已暖可去矣切莫造妖作怪增種惡業將萬劫沉淪永無脫期又揖而起俄獨臥於火傍旦而復出畱連數月無一人以爲交侶或以爲有道之士或以爲遭魅怪所迷必墮鬼錄唯雍友文頗識之曰異人也其後不知所之

友聞說

張聖者

福州張聖者本水西雙峯下居民入山采薪逢兩人

對奕于磐石上與之生筍使食張不能盡遂謝去卽日弃家買卜未嘗買錢布卦而人禍福死生隨口輒應自稱曰張鋤柄紹興中張魏公鎮閩母太夫人多以度牒付東禪寺使擇其徒披剃長老夢黑龍蟠踞寺外旦而視之張也問之曰欲爲僧乎曰固所願於是落髮立名圓覺嘗以雙拳納口中每笑時幾至於盡素不識字而時時賦詩見交遊間過舉必盡言諷勸邵士林東有才無行嘗批張頭曰圓覺頭生角張應聲曰林東不過冬及期東以罪編吏後遊行建安

放言忤轉運副使馬子約純馬擒赴獄桎梏捶掠而
肌膚無所傷竟用造妖惑衆劾于朝流梅州久之復
歸鄉已卯之冬或問新歲狀元爲誰曰在梁十兄家
皆莫能曉旣乃溫陵梁丞相魁天下十兄者克字也
張所遇奕者一巾一雙髻者與之筍蓋鍾離子云

王先烈說

夷堅志丁集下終

建康太和古墓

卷一徐應載禱子下

建康屯駐中軍教場在城外其一隅有堆埠坡陀突
兀相傳古墓也統制官成彥信以其妨礙毬馬奔馳
且妄意冢中之藏銳欲去之夜夢一女子衣裳冠珥
不似時世結束年可三十許顏兒美麗泣云妾處此
八百餘年矣遺骨棲棲幸而得存今聞欲見發掘倘
於人不至深害願止此役無使泉下起暴露之歎成
覺以告同輩咸勸其罷議堅不從竟命徒削平果得
冢穴其磚甃上有晉太和年月鐫記蓋海西公在位

時妃嬪葬處雖骸骨不存全而粧奩鏡臺盆杆之屬皆精金所製凡數百兩悉掩有之自以為得策未幾一阜隸從臨安來謁言見執趨走之役於甘太尉門下今此軍郭都統本太尉所引薦而近者頗忘恩背德故使我來語君託密廉其過欲行罷斥若能哀具其實上之當擢君為代成大喜信以為然厚犒之即釀織十數事示所親且其性不能謹又漏言於人郭聞之憤怒摘其罪舉劾之坐削職秩使白衣自效是時高熙十一年景裴弟倅貳達康亦識之經十餘年

後師皆謂家賊難防莫肯收置戎列無由可復故物知之者以為陰譴致然所謂甘氏之隸蓋亦常常至諸軍傳達主公之旨意後以過遭逐猶冒循舊態故成生不以為欺成生故開府儀同三司閔之子記其名不甚的

楊戩毀寺

德興潭山下

崇甯以來既隆道教故京城佛寺多廢毀先以崇夏寺地為殿中省政和中又以乾明寺為五寺三監楊戩又議取太平興國寺改為邸店及民舍以收稅直

初拆正殿瘞佛象于殿基之下至於支體破裂已而
戩病亦胃腹潰析而死時中貴復有欲毀啟聖院者
坐是乃止

李方叔
侍郎說

安妾柔奴

卷二黃衣婦人下

蜀人安自牧喪妻之後買妾曰柔奴付以閫政恃主
人寵嬖恣橫頗甚一婢安兒產子方滿月用計殺之
而逐其母乾道七年自牧以置制司幹官卒於成都
其家歸常州寓居新興寺柔奴感水蠱疾歲餘而死
所親盛子東及諸安族來弔以俟大殮命僧修設薦

嚴方呪亡位食尸忽自起而坐眾駭懼奔走唯一老
僧獨留不去曰此尸覺爾何足畏伸腳蹙之倒亟昇
入棺咸以為積惡之報

圓潭陸鐘

大善寺白衣人下

福州長溪縣境有圓潭者水深叵測左右有徑路通
商賈往來而變異靡常曾有荷擔而過者見一徑頗
廣埽整潔且多金銀器物棄擲于地人爭趨之則
沒於潭中不可得紹興三年近居村民姚叟當秋夜
聞鐘聲鏗旬響振山谷偕二子乘月往觀之正見一

鐘墜于潭潭之側三寺環遶僧知其異明旦各持誦
經呪投牒請禱冀得鐘左右二寺皆邈然弗應惟中
寺纒擲牒水即湧高丈餘鐘隨而浮上僧具威儀梵
唄迎以歸其重三千斤雙龍蟠結精巧特甚安奉於
寺樓上繼此一潭帖然不復有異數歲寺遭火一空
獨鐘樓屹然不動

龍溪巨蟹

張守節女下二條

福州長溪之東二百里有湫淵曰龍溪與温州平陽
接境上為龍井山其下有井相傳神龍居之溘熙

初年七八月之交不雨五十日民間焦熬不聊生罄
祈禱請皆莫應士人劉盈之者一鄉稱善良急義好
施予倡率道士僧巫具旗鼓幡鏡農俗三百輩用雞
鳴初時指井投牒請水到彼處天已曉僧道四方環
誦經呪將掬水於潭見一巨蟹游泳水面一鉗絕大
背上七星狀如斗大如丸彈光彩殊煥爛遽滌淨器
迎挹之蟹隨之以昇昇者才動足雲霧滔然亂興未達
龍溪雨已傾注明日遍迎往鄉閭觀者擁塞忽失蟹
所在甘澤霑足眾議送之歸彷徨訪尋乃在劉後園

池內又明日始備禮供謝復致井中自後有所祈必
應

朱巨川

餘干團湖民朱巨川一意治生以不仁為富嘗白晝
有人拋磚入室意姦盜所為審視之無所覩亦未以
為異旬日後又自空墜大磨石于庭中繼而衣笥箱
篋火從內起於是呼村巫治之怪愈益肆男女皆遭
扼喉批頰予縛篋焚舉室晝夜不皇寧乃命道士設
醮筵禳請眾悉見火毬巡繞壇下科儀未竟拋石及

於坐旁不復可施法其居旋為火焚遂徙寓別墅相
去十數里百怪交作生計蕩析幾半有喻真官者過
其家為言此非邪鬼敢然以君家用秤斗出入不均
好利太過造物所不容天降其罰非人力所能救宜
改過悛心禍將自悉朱悔懼引咎一切改為逮今無

恙

此卷皆呂
德卿說

李氏紅蛇

卷三廖氏魚塘下

福州長溪人潘甲妻李氏顏色秀美年二十三歲方
嫁後二年偕偕婦姒眾婦出游園見紅蛇蟠結於道

上凝然不動注目諦觀之還家即得疾初時語笑無節
雜出怪異不稽之語然猶與人相應答已而益甚盡
改變形態或靚裝華服新潔冠履簪花滿頭或被髮
裸體一絲不掛跣行通衢中泥塗荆棘皆弗避路人
聚觀疊跡殊不動容潘生懼其蹈死地閉諸空室曉
夕謹視之招村巫馬氏子施法考驗巫著緋衣集鄰
里僕僮數十輩如驅儼隊結束繞李向所游處山下
鳴金擊鼓立大旗書四字曰青陽大展齊聲叫譟稱
燒山捉鬼遇蟲蛇之屬則捕取以歸沃以酒醋而享

其神夜引李氏出唱邪詩與之對巫拾碎瓦一器赤
足踐踏李初亦效焉足破流血巫又煨方塶通紅而
立其上煎湯百沸置大鑊用手拈撮頓于頭旋走三
帀李皆不能遂斂臂屈伏巫傾沸湯令李濯足坐之
小椅勒其供通姓名具狀言不敢再作孽乃遣一介
押出門行百步許仆于地潘生掖起擁歸房了不省
人事昏昏如醉經一晝夜精神稍復而極慙恥凡兩
旬始安扣向來所遇不能言蓋亦羞之也

紹興初湖州卞山之西有沈崇真道人者得真武靈
應聖象因結庵於彼奉事之仍持符水治崇療病效
驗殊異而民俗皆呼為真人後增建一堂買度牒為
道士其徒從之者數十輩忽有紅光四道起於堂後
近視則無所覩沈旬日試於光處掘地獲有青石長
三丈闊尺許上刻天關地軸相交糾兩日光彩浮動
遂砌一龕自是士女敬信益倍昔時共為移遠鄉廢
元峰觀額以標其宇沈守約丞相當國奏賜額曰佑
聖宮崇真既沒今厥孫住持云

圓真僧粥

呂彥能授自天台城中入山過村落一小寺其主僧
圓真適出外守舍童熟寐室間呼之不醒呂行久頗
倦暫卧榻上聞飲饌芬香徹於鼻觀起詣庖下視之
炊煙微溫更無一物唯見釜旁以綫繫崇甯四大錢
實四角固所不曉乃捨之而出僧正從外來迎且笑
曰手脚以露不復自文章小留共享於是飲酒數杯
設粥一器粳如雪色味絕甘不知為何品僧曰恰見
釜旁繫錢蓋為此耳其法用鰕魚大者四枚破除淨

盡去首尾及皮以綫繫骨端垂于釜中然後下水與
米凡鹽酒薑椒之屬悉有常數度其糜爛則聚四錢
為一併掣之魚骨盡脫肉皆潰於粥矣所以美者如
是山僧酸寒不足為貴公子道也呂醉飽而去且笑

嘉興道人

鄭行婆十二條

紹興五年冬秀州市上有貧道者衣裘極藍縷而顏
采腴澤人問之則以右手撮地若取物狀者數四元
未嘗正錢往來但指以為笑忽揖呂德卿兄弟曰無
事時來我道堂中吃茶呂不暇即往然意非凡流明

日訪其居已去矣

折玉龍釵

揚州平山堂左右皆隋煬帝故宮苑其地多已耕墾
為田園淳熙九年村民因取土得白玉釵半股質理
溫潤上碾龍鱗甲寸餘黃栗色光采欲動統制官朱
振出錢三千買之以示客呂德卿嘗見之

書吏江佐

卷四揚九則下二條

洪應賢自婺源縣攜書吏江佐歸鄉里服役累歲應
賢捐館之次年秋請假還家收禾踰月不至應賢次

子仲堪夢其來參拜如平生問所收幾何對云佐才
歸即得病人以為疫不肯相拯救飢困至死今所以
來者蓋有一事啟告佐親弟先在龍泉寺為行者宅
日若作僧則先父遂無後望收拾使令之仲堪又問
汝既以疫死想不復有人為殯殮後事竟如何曰賴
鄰里親族率錢營辦僅得涼衫裹尸白松木棺周身
而葬於縣東門外言訖而泣且去問其所欲曰囊無
一錢願賜盤費仲堪夢中買紙錢二十結呼巫在外
引宣白而焚與之又問之曰汝來時道路無阻礙否

曰正苦為關津闌遏於是又使巫給一引佐捧受媿
謝旋登榻取被覆體少頃揭被已不見後旬日縣故
吏王伋來試訪其事盡如夢所說因遣喚江侁至留
之書室供灑掃經數年而去今在光州通判廳為筆

吏云

張妖巫

婺源懷金鄉巫者張生善為妖術能與人致禍每於
富室須索錢米小不如意則距躍勃跳名曰打筋斗
此家隨即病瘡痘或有死亡以是莫不畏憚士人汪

廷瑞慕其能得不義之財從而佐佑之大書一榜曰
朝天門揭於其居巫頂高冠著寬袖緋衫繫大黃帶
每日升高座縱談禍福隨從祇承可三十輩縣手力
汪早嘗過門怒其不燒香遣人押回取問汪云容洗
手致敬既焚香畢復命左右搥縛之汪云如此卻不
可若有符法當使陰兵執我於虛空而加箠擊不然
便去白知縣遂得釋汪徑具狀詣縣告縣宰洪應賢
追逮至庭詰其妖惑對曰所行乃天心正法最善療
人疾病初非造妖也詞色傲倨宰曰汝會打筋斗如

能跳過鼓樓即放汝始惶怖亟拜祈哀命囚於獄明
日躬往鞠訊且持正一籙中降魔印在手而語之曰
汝常言能神通知未來事且道我手內是何物錯愕
無以對立杖之二十逐出境初巫以創造法院斂民
錢幾千緡悉拘籍入官帑克曰樁邑人為之相賀廷
瑞懼罪亦從而之他

袁娼馮妍

治湯火呪下

袁州娼女馮妍年十四姿貌出於輩流且善於歌舞
本謝氏女也其母詣郡陳狀云賣此女時才五歲立

券以七年為限今踰約二年矣乞取歸養老庶免使以良家子終身風塵中郡守張定呼問妍曰汝離家時尚小能認母乎曰能認於是引謝媪至前示之搖首曰非也張判所訴云既非真母難以強取免勘虛妄遂謝便銜恨泣涕而出妍還馮居才入門忽迷不識路娼母詢其所以曰眼前冥冥漠漠如人把手遮我更不能曉解墮至房便覺內障告于郡以疾求假張不之信因會客命如常日呈伎蒙然如礙與之酒亦不知盞所在猶以為詐曰汝且歸只從當中去也

武昌客舍虎

朱四客下

承宣使孫璫之子禹功紹熙四年冬自臨安挈家赴襄陽都統司幹官過鄂州捨舟趨陸夜宿驛舍覺有賊往來門外從吏呵罵之曰是都統官員不得作過久之稍定乃啓戶出視見兩虎相與盤拏也既至襄遣僕蔡德歸親庭宿武昌客舍見舍中人紛紛擾擾

有驚畏之心問其故云昨夜吾家父子四人俱未寢
團聚圍爐俄一虎撞入踞爐而坐吾父子危懼喪膽
以為必有一人遭啖食不敢略轉動但添薪益火與
之相守虎亦偃然自若至曉乃奮迅而出鄰媪適來
請火正及門遇之即駭仆而死吾家雖幸免而驚魂
到今未定且憂其今夕復來決無由可脫也蔡德亦
為之變色殆寢不安席明日辰巳間始敢去

右三事
姪孫侃

說

汪莊敏宅

黃狀元下

汪莊敏公築宅於浮梁邑中高明闕廣子弟列房居
之不能徧其姪杲習銓課招鄉人朱龜蒙主書館治
一閣於東廂別有外間兩士就學凡四人同處杲嘗
與朱夜謁從兄茂良於後堂角舍因留飲杲先出讀
書獨攜紙炬以行將至所留見兩士窗外一男子衣
冠頗整潔穴窗窺觀以為兩人自相戲耳既入室則
皆假寐桌上方瞿然疑非人出視之無所覩窗紙元
未嘗破蓋鬼也杲字茂明說

蛇墓瘟

卷五李朝散下四條

淳熙十四年春江淮浙癘氣肆行但不甚為害唯中者覺頭痛身熱不過三日即愈名為蛇蟄瘟言自淮北來趙師縉明叔云其祖彥澤鎮揚州正坐決事一吏以疾作告去俄紛紛繼之過半不止明日趨庭之吏三分僅有其一當晝宴客一倡方行酒亦以出去迨終席無一人存翁潏云時為梁水主簿身遭其冷既而舉邑盡然予在翰林大兒自鄉里攜婦孫來省至衢買舟方離岸即有病者浸浸舟中之人無有得免然不藥而愈所在相傳云頃年未嘗如是也

蜀梁二虎

蜀峽山谷深窳驚獸成羣行人不敢獨來往萬州尤為荒寂略無市肆教授官舍自處一偏嘗召會同官至夜於廳上設燈燭勸酒一虎忽躍升階蓋見火光熒煌突然而至坐者悉驚竄一客在外不暇入急伏於胡牀後虎漸進逼之客無計可禦舉牀冒其頭按頓再三虎作勢撐拒頭入愈深如施枷械者大窘駭負之奔出諸客不敢再飲各散去明日村民入城者言三十里間有一交椅碎裂在地教授遣取視之乃

昨夕客所失者蓋虎沿途擺撼方得脫也客雖免於搏噬亦喪膽成疾彌月方愈興元府近郊有農民持長刀將伐薪行畝田狹徑其下皆沮洳相去丈許一虎在彼望農至欲奮迅登岸農遽跳坐其背以刀亂斫之虎亦勃躑與相抗里人環睨不敢救相率投戎帥乞援帥命獵騎百輩鳴金鼓馳往至則人虎俱困騎刺虎殺之扶農歸遍體斷裂成紋蓋盡力用刀且驚怖故也次日亦死帥厚給其家錢粟使葬之

建康空宅

建康都統制會客至勸醉而所親趙路分自遠方來先遣信假館其人素亢傲尤侮鬼神子弟欲窘困之軍中有將官空廡絕凶無人敢居乃導往彼處趙入據中堂宿半夜後望大門內兩火炬以為從僕未寢猶呼問之俄而開門一物長纒二尺濶亦然持巨扇直入趙擬下牀毆之時當冬夕既解衣畏寒未能起物竟逼牀舉扇一揮覺陰風如割精采消隕惴怖戰慄憂其復爾不暇出聲喚僕會帥宴已散知其故乃責斂子曰奈何將人性命為戲急令邀迎還公廨中

人聲四喧此鬼始捨去明日趙氣象索然無復向來
豪態後一年竟死知文州李言時在彼見之為姪孫
補子翼說

饒風鋪兵

金洋之間驛路蕭條但每十里一置饒風驛鋪卒送
文書已逼暮值虎從旁來有攫噬意卒窘甚駐立語
之曰我聞汝亦是靈物我今所傳文字係朝廷機密
下制置司者汝吃我無可辭此一筒制敕符命如何
分付虎弭耳低頭為聳聽之狀徑捨去卒到他鋪交

遞畢因留宿於彼中人言自喜再生明日回至昨虎
處復相遇虎竟為食乃知命分當死於虎疇昔之免
端為文書故云右三事補說

海口鎮鰕魚

義烏孫道下二條

汪茂通檄監福州福清海口鎮稅一夕津吏報有海
船一隻經過岸下所載唯鰕魚一尾客人貪行市不
可滯留乞便為檢放汪知其為大魚語之曰俟收稅
畢為我買其頭吏曰恐太多無發泄處乃令只買雙
頰顯肉亦以多為言於是但市其半少焉四兵牽負

而至其重七八十斤汪舉室恣食之又以其餘作脯
餉縣僚略計此鯁無慮數千斤

下縣黟縣道上婦人

浮梁民程發為人庸力屢往來江浙間淳熙十四年
九月自臨安歸過黟縣境清旦遇婦人於途顏狀愁
悴告程曰我不幸丈夫很惡常遭鞭箠而阿婆性尤
嚴暴不曾得一日定疊昨夜趕我出無處著身汝能
帶取我以行便當嫁汝程曰我自自有妻會伏事吾母
如何無故捨之而別娶且與汝同行路人必喚做姦

盜於事不穩便婦曰如此時汝自先去我今此路甚
熟候晚下宿泊處當往相尋討程無詞以拒漫應曰
好遂獨行暮抵旅店則婦已在房內矣力邀共寢程
初不肯從愠曰我便走投都保說汝掠我來強姦我
程頗懼又覩其容色勝厥妻乃遂其請將曉復云我
後須到汝家若怕妻不容自向近處別討一屋住但
時時過來相就亦得臨別於手帕內取一衲襖與程
程既還家不以語母妻所居五里外有虛市曰廣平
距邑十五里程一日往忽被疾始與母道所見曰母

婦恰入房相存問坐牀上移時方出門去母駭愕蓋
略無影形也迨曉而死母歛以衲襖而葬之妻從後
更人惟生一女及嫁程母往依之遂空一室

陳六官人

卷六證果寺習業下

嘉興魏塘鎮東陳六官人名師則娶同里朱監酒女
隨婦翁之官温州既還鄉與兄不協買孫氏屋別屋
彼宅素多凶怪故孫氏虛而不處陳才入其室百妖
并興符禁不可治但呼巫祝具牲酒禱謝則稍定陳
嬖一少妾曰安安年甫十六因是常與妻反目慶元

乙卯季夏妻以疾亡後兩日比鄰鐵工沈廿一亦死
陳不能奠居暫避之於近村徐莊相去三十里安安
之母錢二嫂未聞朱氏訃見沈生至云陳六孺人喚
汝來取安安若不然便責付牙家我今下州城幹事
汝宜一面速往錢嫂持飯與沈食自賃小艇到陳故
居始知已徙去孺人及沈皆已死大恐而返陳又再
徙張涇匯孫屋復空而安安猶無恙今方一歲未保
其往也

郭節士

卷七四祖塔下

浮梁縣舍宅堂柱廊作橋三間頗明潔常為燕息之地紹興丁丑歲永嘉薛季益良朋為令以夏日觀吏殯於橋上據胡牀倦卧若夢寐間恍惚見朱衣人立其前驚問曰汝服飾詭異為人為鬼為我言之對曰某生則為人今鬼也又問然得何為而出姓名為何有何事欲來訴曰某姓郭氏二十年前承乏邑宰不幸草寇犯境固守弗去悉力拒敵盡室皆死焉既沒之後冥官錄其忠義殉國俾之為神而朽骨猶埋後圓願尚書哀我收拾掩之為惠實大薛曰吾為邑長

於斯安得以尚書見稱曰此在冥間聞公當居此職非敢為佞也許之遂不見時日已曛暮翌日命數卒訪其尸果得於花檻之側乃具棺殮而葬諸原處其後趙善著宰邑亦感夢不肯與人言但求其當官政跡書碑錄板而塑厥象於崇聖寺以其抱忠節隕命故目曰郭節士薛令果至權吏部尚書

三將軍

金即中下

浮梁西鄉崗劣原有新安寺僧惠照者辭其師海印往江湘間行腳至隨州大洪山留數歲乾道六年還

鄉持石刻數本遺院主允機其一紙乃三將軍畫象
機志於求利於是呼木工雕三神形模一切與碑相
類旋闢一堂供事且將施丹青藻繪為化緣之資未
能辦其費近村民劉九之妻病足攣已久幾不能移
步夜夢一神人來自頂至踵皆純白謂之曰知汝有
患苦若能致力於我當相為治之妻寐以告厥夫疑
為妖異即同詣寺欲邀僧誦經以伸禳卻因過新堂
見三象指其一曰此正入夢者通身皆白得非有莊
嚴之意乎立取錢十千付寺以助設色而不言所見

不旬日妻忽捨杖起行又旬餘妥貼如無疾者復造
神前焚香瞻偉僧問其故始以語之其事喧傳聞者
競有所施允機精于醫能竊三年脈知人死生此事
修營皆機得酬謝衣鉢所致今亡矣名連惠者其孫
也亦頗有祖風云

宋提舉侍姬

卷八陳堯咨夢下

宋少卿提舉福建茶事治所在建甯一侍姬卧房中
見一女子衣乾紅衫捧一杯羹與之細視之乃其所
產之血唾去不受如此連日來陳詞懇切姬度不可

勉接而食之不數日而卒

右事盈之姪為閩茶茶官日所聞姪孫由錄以相示

楚州癡僧後記

卷九實致遠下三條

楚州癡僧行欽者支甲載其事云不知所終浮梁人計显道說數年前武鋒軍陳訓練結黨謀叛日與眾聚首于閱武亭下楚人皆莫知其忽癡僧一見之忿怒切齒伺其獨在彼拔其腰間劍殺之而持劍出市呼曰我今日殺了大賊街吏執之繫訊司理院不答一詞唯鼻息如雷而已獄吏無如之何緊閉之空室買_不與食經累日引出揚揚自如郡守命一府胥兵各

買一蒸餬與食盡三百枚不飽市人聞者爭持麩餬之悉捧食不遺餘自稍寬其械囚拘且一月軍中告變推究元惡乃陳訓練也陳既死故事不成郡守呼僧懃謝釋遣之亦無一言行過市觀者如織忽就卧於地視之死矣

張二姐

下邳朱邦禮家于宿預買少婢曰張二姐雖無要疾而形體枯悴肌膚皴散絕可憎惡姑使執庖爨舂汲之役凡六七年有游士劉逸民扣謁喜其高談雄辨

留以教諸子在館下歷歲未嘗輒出外戶朱極賢重
之每會親友稱贊其靜操乃命二姐為供給洗醜蓋
以其醜陋無所致疑久之顧限已滿告辭而去朱亦
不問如往俄而劉亦謝退後十餘歲朱赴試省回因
詣市肆聞有人呼聲回頭顧之元不識面其人乃邀
至所居具公服再拜敘致曩契乃逸民也既登科第
得京秩矣方歎羨次又一婦人者著幘髻拜于廷如
初家人見尊長之禮朱側身斂避劉挽之坐曰故主
翁也何辭焉細詢其由則二姐也且言曰自違離之
始無人負笈偶值此婦遂與之偕行念其道塗勤謹
存于家間而溫良惠解實同甘苦故就以為妻恩出
高門不敢忘也延朱置酒罷而以五百千贈之時政
和末也

潘謙叔

南康士人潘謙叔世居西湖釣魚臺下為人剛介利
頗涉獵書傳亦常入官府與人料理公事淳熙中因
酒醉逢羣不逞于道爭較是非為眾毆擊碎其腦還
家未幾而死妻孺子弱不能訴紹熙元年中夏之末

日晡時漁舟十數集臺下舟登岸飲酒見數百鬼附
火坐取小魚炙於火上爭奪食之鬼或無頭足在傍
者以熟魚納頸內一鬼以手掩面而食魚呼舟人之
名審聽之則謙叔也皆懼而走羣鬼亦呼譟散去

此卷

皆朱從
龍說

王左丞進用

卷十蜀獼猴皮下

王履道政和初為相州司錄秩滿入京相守韓純彥
深知之會其弟粹彥乃赴闕乃蔡條婦翁時條父京
當國純彥以王囑弟曰兄差遣不須遽且以王司錄

為先王正以文聲動河朔滿意平步三館有善相者
語之曰君侯真貴人然自此只得冷官二年外始意
涉歷清華直上兩地當建節鉞典兵權但晚節落莫
爾王未以其言為信既到京師除宗子博士最為閑
慢大不愜所居在封丘門內一寺寂寂不聊欲丐外
任或曰寺外某秀才乃梁太傅客梁令渠延納士大
夫之賢者勿惜一訪之王即與偕往秀才邀入小齋
見列書畫數十卷軸悉為跋識其尾而退王素習坡
公翰墨而梁自言為公出子秀才如獲至寶捲寘諸

篋立馳馬造梁第示之次日有旨除佐著作蓋梁已
因上直薦之矣蔡不預知一日在局蔡使人招至府
不相見而命一老兵引趨長廊後小書院出黃袋文
書付之乃試外制三題也凡合用筆墨紙硯糊匣前
尺壓刀硯滴一一畢備旋又具饌甚腆舉所餘送其
家文既就而無由可達覺窗外有窺者謂為老兵呼
之急隱避蓋蔡也少焉老兵來取然後導以出明日
御筆除中書舍人蔡持之不下而奏言自來未有小
著選侍從者於是改祕書少監才四旬竟申前命是

是多有卿監或修撰視待制者王封還除書徽宗加
其敢言擢御史中丞宣和初年蔡失眷上諭王使抨
擊蔡內交于近昵密知之王方候班殿廬蔡叩頭泣
拜於榻前曰告陛下莫令王安中言臣重復懇祈更
無他語上笑曰不須慮王將升殿宣旨除翰林學士
其事遂寢居職三年遷尚書左丞燕山平以慶遠軍
節度使作牧靖康初坐失守貶至謫象州而沒相者
之語無一不酌紹興乙丑邁侍先公在鄉里汪汝紹
少卿會次歷言曲折予立聽聞之因循失於紀錄今

五十餘年故相者與秀才姓名及王公所居寺皆不復可憶僅能追書如此

王侍晨

鄭道介下

王文卿侍晨已再書於前志紹興初入閩不為人所敬嘗寓福州慶成寺羣僧見其所為疑涉迂誕使僕夜擲瓦礫於窗外欲其怖也王殊自如已而擊瓦再至王叱曰人耶鬼耶一例行遣僕應聲仆起竟不復生是時張和尚圓覺正以道術擅名閩人呼為聖者王與之往還聞張為人主醮事語所善曰當作闕這

禿一場未幾張入城四故若有所訪曰風子在東街茶店中坐遂往揖之曰狂態復作耶王笑曰只頃刻耳及暮張醮家汎潔壇席燈燭如晝俄風從西北來撲滅無餘才食久煥然復明道眾多與之不協因府治設醮禱雨命為高切王請於府前立棚令道眾行繞其上已獨仗劔禹步於下方宣詞之次星斗滿天已而暴風駕雲亦從西北隅至燭盡滅震霆一聲甘雨傾注其徒懼懼而下王已去矣自是道俗始加尊事王之術蓋習五雷法然用以為戲及妄害平人恐

非神天所能容 福州劉存禮說

陳元紫姑詩 張聖者下

侯官陳元居縣之甘洲以進士第二人登科未食祿而卒癸志嘗載其三夢既沒二年鄉士請紫姑仙得兩字曰陳元復書一詩曰月桂曾攀第二枝綠袍得意拂丹墀不霑雨露空歸去折斷連環多少悲蓋陳巍捷之後方娶妻纔為夫婦月餘而永訣故卒章不能忘亦可哀也 甘州士人葉伯起說

馬樂齋

程